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5 年 3 月第 7 卷第 3 期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的诚实机制探究

崔东悦　七十三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呼和浩特

摘　要 | 探究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大学生诚实之间的关系，以及情绪和道德认同在二者之间的作用。采用大六人格量表、马基雅维利主义人量表、正负性情绪量表、诚实量表对579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消极情绪以及不诚实显著正相关，与积极情绪、道德认同显著负相关。（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3）道德认同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诚实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结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不诚实，也可以通过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道德认同来影响诚实。

关键词 | 马基雅维主义人格；诚实；积极、消极情绪；道德认同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社会心理学辞典》把诚实定义为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为人处事往往真诚老实，言行一致，决不文过饰非非。吴继霞和黄希庭通过本土化的探索，提出诚实是指笃实、诚意、直率、言论行为和内心思想一致[1]。诚实在人类的信任和合作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帮助人们建立社会联系并在社会世界中茁壮成长[2]，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然而，近年来大学生不诚实的行为却越来越多，从学术作弊到谎报业绩获取更高的报酬；亦或是从退回已经使用过的衣服到愈演愈烈的诈骗案件[4-7]，不诚实的行为屡见不鲜。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行为有多种形式，通常会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损失[8]，尤其是在逃税、学术欺诈等方面[9]，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诚实行为的关注。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特质是一种消极的人格特质[10]，会对组织产生破坏性影响[11]。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认为是有意操纵和合理剥削他人的倾向，有强烈的控制他人的欲望[12]，很少关心传统道德规定的内容和对共同福祉的追求[13-15]，倾向于依靠谎言、欺骗、诽谤、剥削和破坏来达到他们的目标[16，17]。在一项关于是否会使用 ChatGPT 进行学术作弊的研究中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使用聊天机器人生成文本的意图呈正相关，这表明具有操纵性和策略性的个人更有可能使用聊天机器人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获得优势[18]，也有研究得出学术作弊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显著正相关的结论[19-21]。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会根据道德准则和社会期望来评估自己的行为。如果个体认同诚实的价值观，并意识到诚实是社会所重视的品质，那么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诚实行为[22]。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1：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不诚实有正向预测作用。

情绪是由事件或实体引发的心理反应[23]，拜伦（Baron）等人认为：积极情绪状态是指个体在当前情境

通讯作者：崔东悦，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文章引用：崔东悦，七十三．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的诚实机制探究［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5，7（3）：271-278.
https://doi.org/10.35534/pc.0703043

中体验到的愉悦感，消极情绪状态是指当前情境中体验到的悲伤、恐惧等情绪[24]。有证据表明人们在快乐的状态下比在中立的状态下更诚实[25]。自我控制观点认为，消极情绪会导致自我控制失败，因为控制消极情绪会降低其他自我控制目标所需的能力、动机和资源。具体来说，当人们试图控制或调节消极情绪时，会放弃其他自我控制目标导致自我控制失败，即人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或控制自己的行为[26]。蒂斯（Tice）等人认为积极情绪可以增加与自我控制相关的资源，体验积极情绪会增加个体的身体能量和心理健康[27, 28]。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2：情绪（积极、消极）在诚实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道德认同是指人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程度，是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德行为的有效预测因素[29, 30]。哈特（Hart）等人在道德认同模型中提及，在道德认同的建构当中，人格和社会结构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格因素是指个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征，不同的人格特质对未来道德认同的发展有明显的预测作用[31]。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3：道德认同能够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诚实行为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有效收回579份答卷。其中男生299人（52%），女生280人（48%）。本科生288人（50%），研究生及以上291人（50%）；18 ~ ~ 22岁306人（53%），22岁以上273人（47%）；学生来自城镇243人（42%），乡村336人（58%）。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六人格量表

采用 HEXACO-100 大六人格量表，该量表中的诚实谦恭子量表可以用于诚实的测量，得分越高不诚实水平越高[32]。本量表共16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91，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2.2.2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量表

中文版由郭远兵等人修订，是一种16项、自评和验证的测量方法[33]，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所有的项目相加得到一个总分，分数越高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α 系数为0.93。

2.2.3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测量个体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由沃森（Watson）等编制，后来国内的学者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版，并对中文版量表进行适用性研究，经过多次实证研究与修订，中文版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4, 35]。该量表共包括20个条目，其中10个条目测量积极情绪，10个条目测量消极情绪。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分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91、0.84。

2.2.4 道德认同量表

万增奎对阿基诺（Aquino）和里德（Reed）编制的道德认同量表进行了局部更新和改编，改编后的量表共由16个项目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点记分，分数越高表示道德认同越高[36, 29]。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sα 系数为0.84。

2.3 数据分析

运用SPSS 27.0统计软件开展数据处理工作。通过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对各变量及其维度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时针对人口学变量开展差异性分析，以深入了解不同群体在相关变量上的表现差异。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来探究各变量及其维度之间的关系。为检验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使用海斯（Hayes）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和Model 7，设置抽样次数为5000次，置信区间设定为95%，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在未旋转的条件下，分析结果显示有1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20.7%，低于40%的临界值。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结果影响较小，研究数据的可靠性较高。

3.2 大学生诚实行为基本情况及各变量相关分析

对样本数据开展统计分析后，结果显示：被试的诚实得分在性别维度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t=-4.726，p<0.001）；在生源地方面，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来自乡村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城镇被试（t=-3.665，p<0.001）。此外，对所有变量进行两两相关分析，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各变量相关矩阵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马氏人格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道德认同	诚实
马氏人格	1				
积极情绪	-0.467***	1			
消极情绪	0.489***	-0.305***	1		
道德认同	-0.297***	0.227***	-0.255***	1	
不诚实	0.531***	-0.469***	0.454***	-0.201***	1

注：*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3.3.1 积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

中介模型检验积极情绪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据海斯（Hayes）的观点，采用PROCESS 4.1，马氏人格为自变量，诚实为因变量，积极情绪为中介变量，将各变量纳入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前对各预测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Bootstrap的检验方法，重复5000次抽取样本，当回归系数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表示回归系数显著。结果表明马氏人格对诚实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31，t=15.069，p<0.001），对积极情绪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67，t=–12.669，p<0.001）。进一步将积极情绪纳入模型后，积极情绪对诚实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83，t=–7.411，p<0.001），马氏人格对诚实的直接效应减弱但显著（β=0.400，t=10.480，p<0.001），模型的R^2值较第一步显著提高，说明加入积极情绪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强，即积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如表2所示。

表 2 层级回归：积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sen's personality and honesty

	诚实	积极情绪	诚实
常数	18.681*** （10.350）	38.992*** （34.947）	37.291*** （12.238）
马氏人格	0.531*** （15.069）	–0.467*** （–12.669）	0.400*** （10.480）
积极情绪			–0.283*** （–7.411）
R^2	0.282	0.218	0.345
F 值	F（1，577）=227.061，p=0.000	F（1，577）=160.501，p=0.000	F（2，576）=151.605，p=0.000

基于Bootstrap检验可知，积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为0.130，95%置信区间为［0.089，0.176］，不包含零，表明积极情绪在这一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 3 基于Bootstrap检验的积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halan's personality and honesty based on the Bootstrap test

项	意义	效应值 Effect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SE	结论
马氏人格 > 积极情绪 => 诚实	间接效应	0.130	0.089	0.176	0.021	
马氏人格 > 诚实	直接效应	0.393	0.320	0.467	0.038	部分中介
马氏人格 => 诚实	总效应	0.523	0.455	0.591	0.035	

3.3.2 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

接下来检验消极情绪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诚实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马氏人格对诚实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23，t=15.069，p<0.001）。模型2中，马氏人格对消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41，t=13.467，p<0.001），将消极情绪纳入模型3后，消极情绪对诚实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11，t=6.552，p<0.001），马氏人格对诚实的直接效应减弱，但显著（β=0.400，t=10.409，p<0.001）。此模型的R^2值为相较于第一步模型有所提升，加入消极情绪后模型的解释力增强，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4 层级回归：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s personality and honesty

	诚实	消极情绪	诚实
常数	18.681*** （10.350）	14.027*** （15.084）	11.511*** （5.594）
马氏人格	0.523*** （15.069）	0.241*** （13.467）	0.400*** （10.409）
消极情绪			0.511*** （6.552）
R^2	0.282	0.239	0.332
F 值	F（1，577）=227.061，p=0.000	F（1，577）=181.351，p=0.000	F（2，576）=143.247，p=0.000

https://doi.org/10.35534/pc.0703043

基于Bootstrap检验的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值为0.123，95%置信区间为［0.079，0.167］，不包含零，说明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对诚实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 5　基于bootstrap检验的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效应

Table 5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ity based on the bootstrap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naris personality and honesty

项	意义	效应值 Effect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标准误 SE 值	结论
马氏人格 > 消极情绪 => 诚实	间接效应	0.123	0.079	0.167	0.022	
马氏人格 > 诚实	直接效应	0.400	0.324	0.475	0.038	部分中介
马氏人格 => 诚实	总效应	0.523	0.455	0.591	0.035	

3.3.3　道德认同、积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调节效应

通过对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可知，模型1中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呈显著的负相关（β =–0.467，t=–12.669，p<0.001），表明马氏人格得分越高，个体的积极情绪水平越低，在模型2中引入道德认同作为预测变量后，道德认同对积极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097，t=2.516，p<0.05），模型3进一步加入马氏人格与道德认同的交互项，交互项对积极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0.083，t=2.265，p<0.05），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高道德认同能够减弱马氏人格对积极情绪的不利影响从而增加诚实行为。

表 6　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之间的调节效应关系

Table 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shal's personality and positive emotion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数	25.667*** （68.927）	25.667*** （69.245）	25.929*** （66.985）
马氏人格	–0.467*** （–12.669）	–0.438*** （–11.407）	–0.439*** （–11.472）
道德认同		0.097* （2.516）	0.088* （2.285）
马氏人格 * 道德认同			0.083* （2.265）
R 2	0.218	0.226	0.233
F 值	F（1，577）=160.501，p=0.000	F（2，576）=84.157，p=0.000	F（3，575）=58.217，p=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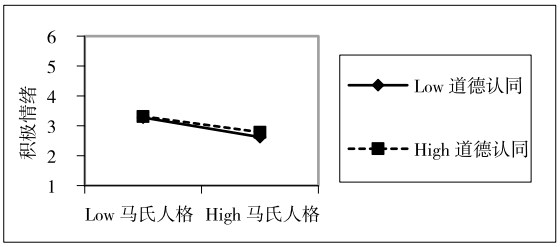

图 1　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shal's personality and positive emotions

简单斜率分析可知，道德认同水平的不同显著影响了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在道德认同处于平均水平时，马氏人格对积极情绪的回归系数为–0.256，显著为负（t=–11.472，p<0.001），表明在平均道德认同水平下，马氏人格较高的个体积极情绪水平较低，当道德认同处于高水平（+1SD）时，回归系数为–0.205（t=–6.500，p<0.001），在道德认同较高的个体中，马氏人格对积极情绪的负面影响较弱。当道德认同处于低水平（–1SD）时，马氏人格对积极情绪的负面效应为–0.307（t=–9.628，p<0.001），说明道德认同作为调节变量，能够有效减弱马氏人格对积极情绪的负向效应，进一步说明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之间存在调节效应，结果如图1所示。

3.3.4　道德认同、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之间的中介调节效应

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调节效应关系分析可知，模型1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β =0.489，t=13.467，p<0.001）。在模型2中，引入道德认同作为预测变量后，道德认同对消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0.120，t=–3.180，p<0.01），在模型3中加入马氏人格与道德认同的交互项后，交互项对消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β =–0.094，t=–2.608，p<0.05），道德认同能够显著减弱马氏人格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高道德认同水平的个体，即使具有较高的马氏人格，也能通过较强的道德认同感减少消极情绪的体验从而降低不诚实的表现。

表 7　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调节效应关系

Table 7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naris personality and negative emotion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数	25.832*** （83.232）	25.832*** （83.886）	25.581*** （79.662）
马氏人格	0.489*** （13.467）	0.453*** （12.017）	0.455*** （12.106）
道德认同		–0.120** （–3.180）	–0.110** （–2.918）
马氏人格 * 道德认同			–0.094** （–2.608）
*R*2	0.239	0.252	0.261
F 值	*F*（1，577）=181.351，*p*=0.000	*F*（2，576）=97.162，*p*=0.000	*F*（3，575）=67.694，*p*=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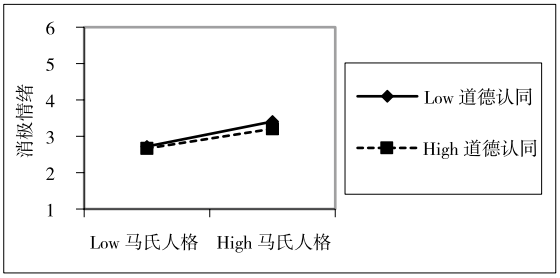

图 2　道德认同在马氏人格与积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shal's personality and negative emotions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道德认同水平的高低对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道德认同处于平均水平时，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的回归系数为0.224（*t*=12.106，*p*<0.001），当道德认同处于高水平（+1SD）时，回归系数为0.175（*t*=6.703，*p*<0.001），高道德认同水平条件下，马氏人格对消极情绪的正向效应减弱。相比之下，当道德认同处于低水平（–1SD）时，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的回归系数显著增大为0.272（*t*=10.313，*p*<0.001），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在低道德认同水平下，马氏人格对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显著，道德认同能够显著调节马氏人格与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在高道德认同水平下，马氏人格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被显著削弱，结果如图2所示。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性别以及生源地是影响大学生诚实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37, 38]。首先，传统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往往有着不同的角色期望。男性通常被期望更加直接、果断和坚强，而女性则被期望更加温柔、体贴和顺从。在这种社会期望下，女性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更倾向于采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而这种委婉可能会被误解为不诚实。其次，城镇学校在品德教育课程设置上可能更加精细化。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深入地讲解诚实的重要性，让学生深刻理解不诚实行为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后果。相比之下，乡村学校虽然也重视品德教育，但由于资源有限，可能更多地依赖传统的思想品德教材和简单的课堂讲解。教学方式可能相对单一，在深度和广度上对诚实等品德教育的挖掘不够，这可能使得部分农村学生在理解和内化诚实观念上稍显不足。

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诚实行为，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39–42]，验证了假设1。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和诚实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2。并进一步揭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与诚实行为的内在机制，对以往研究空白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这一结果符合自我控制力理论，积极情绪能促使马氏人格的人重新分配自我控制资源。在积极情绪的影响下，他们不再将资源主要分配到追求个人利益和操纵他人的行为上，而是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形象等方面。因为他们意识到诚实可以在积极情绪所营造的良好氛围中更好地帮助他们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实现更长远的目标，所以会选择表现得诚实。对于消极情绪来说，马氏人格经历消极情绪体验之后，这些消极情绪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诚实行为，因为消极情绪使得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更难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诚实行为[43]。

本研究还发现道德认同能够有效调节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对诚实行为的影响，验证了假设3。道德认同模型强调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对行为的影响，积极情绪能够激发马氏人格个体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使他们对道德行为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和积极的情感体验。当他们在积极情绪中感受到诚实带来的他人的信任、尊重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时，会进一步强化他们对诚实的积极情感。这种道德情感的激发会促使他们在行为上更加主动地追求诚实。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中时，他们的道德修复动机被激活。这种动机促使他们通过增加诚实行为来修复或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消极情绪会驱使他在后续的行为中更加诚实，以减轻内心的道德压力，因为诚实行为与他们的道德自我概念相契合，是修复道德形象的有效方式[44]。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可以正

https://doi.org/10.35534/pc.0703043

向预测诚实行为。此外，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在马氏人格与诚实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效应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此结果进一步明确了马氏人格与诚实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降低其不诚实水平，对提高个体诚实表现提供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继霞，黄希庭．诚信结构初探［J］．心理学报，2012，44（3）：354–368.

[2] Shao S，Ribeiro A M，Fouladirad S，et al．Adolescents' moral reasoning when honesty and loyalty collide［M］．Social Development，2023.

[3] 李陈宇，曾辰，王春生，等．人的诚实行为是不假思索抑或是刻意为之：来自社会启发式假说的解释［J］．心理科学，2022，45（1）：171–177.

[4] Cheung Y K，Egan V．The HEXACO–60，the Dark Triad and scholastic cheating［J］．Psychological Reports，2021，124（6）：2774–2794.

[5] Speights D，Hilinski M．Return fraud and abuse：How to protect profits［J］．Retailing Issues Letter，2005，17（1）：1–6.

[6] Lee J J，Ong M，Parmar B，et al．Lay theories of effortful honesty：Does the honesty–effort association justify making a dishonest decis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9，104（5）：659.

[7] 陈红敏，赵雷，郭素然，等．电信诈骗如何导致误信：影响因素、解释理论及研究展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4–106，207.

[8] Mazar N，Ariely D．Dishonesty in everyday lif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2006，25（1）：117–126.

[9] Zhao J，Dong Z，Yu R．Don't remind me：When explicit and implicit moral reminders enhance dishonesty［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9（85）：103895.

[10] Machiavelli N．The prince（1513）［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1993.

[11] Palmer J C，Holmes Jr R M，Perrewé P L．The cascading effects of CEO dark triad personality on subordinate behavior and firm performance：A multilevel theoretical model［J］．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20，45（2）：143–180.

[12] Gu H，Wen Z，Fan X．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Machiavellian Personality Scale：A bifactor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7（105）：116–123.

[13] Christie R，Geis F L．Studies in Machiavellianism［M］．New York，NY：Academic Press，1970.

[14] Jones D N，Paulhus D L．Machiavellianism［M］//In M R Leary，R H Hoyle（Eds.）．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New York，NY：Guilford Press，2009：93–108.

[15] Ceroni D B，Yalch M M．Influence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on Machiavellianism［J］．Journal of Aggression，Maltreatment & Trauma，2024，33（9）：1045–1054.

[16] Dahling J J，Kuyumcu D A N I E L，Librizzi E H．Machiavellianism，unethical behavior，and well–being in organizational life［M］．Handbook of unethical work behavior：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 well–being，2012：183–194.

[17] Blötner C，Bergold S．It is double pleasure to deceive the deceiver：Machiavellianism is associated with producing but not necessarily with falling for bullshit［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23，62（1）：467–485.

[18] Greitemeyer T，Kastenmüller A．HEXACO，the Dark Triad，and Chat GPT：Who is willing to commit academic cheating?［J］．Heliyon，2023，9（9）.

[19] He Q，Zheng Y，Yu Y，et al．The dark triad，performance avoidance，and academic cheating［J］．PsyCh Journal，2023，12（3）：461–463.

[20] Ternes M，Babin C，Woodworth A，et al．Academic misconduct：An examination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dark triad and antisocial behavior［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9（138）：75–78.

[21] Lingán–Huamán S K，Dominguez–Lara S，Esteban R F C．Gender–based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ark Triad traits on academic dishonesty：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college students［J］．Heliyon，2023，10（1）.

[22] Bandura A．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M］．Englewood Cliffs，NJ，1986：23–28.

[23] Izard C E．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s［M］．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1991.

[24] Baron J，Gürçay B，Luce M F．Correlations of trait and state emotion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ements［J］．Cognition and Emotion，2018，32（1）：116–129.

[25] Medai E，Noussair C N．Positive emotion and honesty［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1（12）：

694841.
[26] Tice D M, Bratslavsky E. Giving in to feel good: The plac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self-control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 149-159.
[27] Tice D M, Baumeister R F, Shmueli D, et al. Restoring the self: Positive affect helps improve self-regulation following ego depletion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7 (43): 379-384.
[28]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 218-226.
[29] Aquino K, Reed II A.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6): 1423.
[30] Hertz S G, Krettenauer T. Does moral identity effectively predict mor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16, 20 (2): 129-140.
[31] Hart D, Atkins R, Donnelly T M. Community service and moral development [M] //In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sychology Press, 2006: 651-674.
[32] Lee K, Ashton M C.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EXACO-100 [J]. Assessment, 2018, 25 (5): 543-556.
[33] 郭远兵，黄朝云，郭小安.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 (4): 68-70.
[34] Watson D, Clark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 (6): 1063-1070.
[35]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 (1): 54-56.
[36] 万增奎. 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发展与建构 [D]. 南京师范大学，2008.
[37] Ruffle B J, Tobol Y. Honest on Mondays: Honesty and the temporal separation between decisions and payoff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4 (65): 126-135.
[38] 王凡. 教育可以促使人的性格变得更加积极 [J]. 满分阅读（初中版），2013 (10): 17.
[39] Srivastava S, Pathak D, Singh L B, et al. Do self-esteem and ethical leadership dampens Machiavellianism-effectiveness relationship: a parallel media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22, 41 (3): 183-202.
[40] Gürlek M. Shedding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hiavellianism, career ambition, and unethical behavior intention [J]. Ethics & Behavior, 2021, 31 (1): 38-59.
[41] Bonfá-Araujo B, Simpson B, Schermer J A. The dark side of giving: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rk Tetrad and charitable behavior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3 (208): 112188.
[42] Carré J R, Curtis S R, Jones D N. Making decisions affecting oneself versus others: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and Dark Triad traits [J]. Business Ethics, the Environment & Responsibility, 2023, 32 (1): 328-340.
[43] Dimotakis N, Scott B A, Koopman J. An experience sampling investigation of workplace interactions, affective states, and employee well-being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1 (32): 572-588.
[44] Hardy S A, Carlo G. Moral identity [M].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011: 495-513.

An Inquiry into the Mechanism of Honest Behavior of the Machiavellianist Personality

Cui Dongyue　Qi Shisan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avellianist personal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honesty, and the role of emotional and moral identity between them. A total of 579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using the Big Six Personality Scale, the Machiavellianist Person Scal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and the Hones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achiavellianist persona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emotions and honest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emo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2)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emo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avellianist personality and honesty. (3) Moral identity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and honesty. Conclusion: Machiavellianist personality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honesty positively, but also affect honest behavior through positive emotions, negative emo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Key words: Machiavian personality; Honest;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Moral identity